

梅州客家 “香花”研究

李国泰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香花”研究

李国泰著

梅州客家“香花”研究

李国泰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州客家“香花”研究

李国泰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9

ISBN 7-5360-4627-8

I. 梅...

II. 李...

III. 客家-风俗习惯-研究-梅州市

IV. K892.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423 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封面设计: 范欣红

版式设计: 海天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梅县程江彩色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7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627-8/K·102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特 别 鸣 谢

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

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大紫荆勋贤

曾宪梓博士

广东常裕瑞实业公司董事长

陈绍常先生

梅州市荣誉市民、香港余庆公司董事长 余捷庆

陈梅冰伉俪

国际商务(香港)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莹女士

山东烟台天圣橡胶坝广东总代理

叶勇基先生

深圳金宝田电子设备厂总经理

杨志辉先生

梅州鑫宏达视讯电子技术公司总经理

钟盛宏先生

自序

记得民俗学界有一句箴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客家佛教“香花”，从流行范围上来说，只属梅州和周边客家地区，覆盖人群也只不过一千万人左右，虽不能说它是整个客家的民俗文化，但它却绝对是客家历史文化精华之一。以一个族群、一个民系的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兼容佛教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的文化新实体，这在世界文化史和宗教史上也是较少的。所以，近年来，梅州客家的“香花”引起了世界客研学者的关注。

作者长期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对香花的关注却是在上世纪末。以前一直以为香花是纯佛教的科仪，虽然在梅州客家流传甚广，但显得太神秘、太深奥，特别是它的曲调与当地民歌、山歌、地方戏曲、民间小调极不相同，既悦耳却又陌生。1997年，作者在为位“香花派”大法师整理行藏时，他开示我，香花佛事是客家独有的佛教科仪，其他地方并不流行香花。这一发现，令我惊异，也愧叹自己孤陋寡闻，因这个缘发了一个大愿：将客家香花列入当前研究课题，撰写出香花研究论著。

香花在粤东和东南亚客家人中流行了360多年，见诸文字的史料少之又少，在所有的正史中，包括各县的“地方志”中，均没有关于香花的记述，只在某些文人著作中稍有踪影。由此我推测：前人一直把香花当作是纯佛教流派的科仪，没有把它作为当地的民俗文化来看待。对于大的流行宗教，正史只作简单的表述，没有深入记述各个流派，因此香花也不可能在正史中有所记载。

6年来，作者自费跑遍了粤东各市县和周边省份的客家地区，收集和采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上百个小时的音像资料，几

百张照片资料，通过一年多的整理、分析和补充，从2004年11月开始，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稿。再用2个多月的时间征求学术界和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后，才正式定稿出版。

本书的主题意义在于：保存客家历史文化，诠释香花的含义，研究香花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和振兴客家历史文化瑰宝。

本书的观点，意在抛砖引玉，读者尽可见仁见智。

作者

2005年9月9日

目 录

001	客家山歌与香花	四
001	客家山歌与香花	1
011	客家山歌与香花	5
051	客家山歌与香花	3
001	客家山歌与香花	正
001	客家山歌与香花	1
导 语		1
一、香花概述		2
1. “香花”释义		2
2. 香花形式		3
3. 香花曲调		4
4. 香花主要段节的曲牌		10
5. 香花文本上水版与下水版的异同		13
6. 香花唱词的段节		15
7. 香花的主题思想和各段节表现的主题及释义		17
二、“香花”的历史溯源		62
1. 香花与“变文”、“宝卷”的历史沿溯		62
2. 香花与“变文”、“宝卷”的关系		65
3. 香花与“横山堂”的关系		74
三、香花和香花派的现状		85
1. 香花派在客家地区的现状		85
2. 客家地区香花派寺庵的分布		85
3. 客家地区香花僧尼的基本情况		95
4. 香花的流行情况		107

四、香花与客家文化的关系	109
1. 香花与客家民俗的关系	109
2. 香花与客家山歌的关系	119
3. 香花的现实意义	127
五、香花派的修持和戒律	130
1. 香花派与佛教各流派修持行为的异同	130
2. 香花派的属性	133
六、香花前景预测	136
附录	139
1. 香花 客家修斋救苦超度经	139
1. 下水版	139
2. 上水版	235
2. 客家佛场十宝忏	359
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2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3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4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5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6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7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8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1.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2.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3.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4.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5.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6.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7.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8.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99.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100. 客家香花佛曲谱本	374

导言

客家民系与汉民族同属多元信仰。然而客家民系经过长途迁徙在南方定居后,为适应自身生存环境,与当地的文化习俗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俗。佛教,是绝大多数客家人信仰的宗教。佛教传入梅州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史可考的梅州城西“大觉寺”,建于公元522年(南北朝时梁普通三年),梅州第一大寺——阴那山“灵光寺”开山已有1160多年,足见梅州宗教文化开创之先。被称之为客家佛教特色的“香花佛事”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从1998年起,与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陈天国、苏妙箏教授夫妇、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关杰教授等开展了6年多的田野调研,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依据各自的观点陆续写出专著,在客家研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各地的客研专家学者们纷纷致函笔者,对客家佛教的界定和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和支持。

本书全景式地展现客家佛教的主要内涵——“香花佛事”。将香花的形成,香花的现状,香花与客家文化的关系,香花与客家民俗的关系,香花的现实意义,香花派与佛教其他流派的异同,及香花改革发展的建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力图将香花放在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寻求香花发展的方向,使客家传统文化得于承传和发扬光大。

一、香花概述

近年来，客家研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但作为客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特殊结合体——客家“香花”的文本和奉行香花科仪的佛教禅宗客家“香花派”，却少有研究人员涉足。作为客家文化的精华，见诸文字的只有客家山歌和香花唱本，如果丢掉香花去研究客家文化，那是不完整的。作为大众佛教成长在客家梅州地区的一个流派，“香花派”和它所奉行的仪程既为客家大众所熟悉，又颇为神秘。因此，作者试图从客家文化研究的角度对香花文本进行诠释；从宗教民俗研究的角度对香花仪程进行破解，揭开香花的神秘面纱，还香花以客家大众，我想，对于客家研究应是不无裨益。

1. “香花”释义

“香花”又称“香花佛事”，是指流传在客家地区的一种佛教科仪。客家地区的佛教禅宗僧尼在举行“法会”或“法事”时，以说唱方式，演绎佛经故事、佛教人物、佛法哲理，演唱劝善劝世文，辅以念佛经、颂佛号和法器表演于同台，融佛教道场仪式和大众化表演于一体。这种说唱演绎佛教内容的形式古称“俗讲”。客家人称这种形式为“香花”，对奉行香花科仪的各流派统称为“香花派”。

客家人为亡者超度俗称“修斋救苦”，预为生人超度俗称“做生斋”（又称“淡（架）桥”），其主要内容是请香花派僧尼举行“香花佛事”。

客家地区奉行香花仪式的佛教流派主要有①“横山堂”（又称

‘横山派’，临济正宗分出的法脉)；②“西竺派”；③“祖师派”；④“临济派”，临济宗在客家地区有“临济正宗”和“老临济”之分，但临济正宗和老临济都奉行香花仪式；⑤“老母教”，老母教派为尼众。

香花曲调为佛曲旋律，唱词则类似客家山歌，既有佛教仪式的庄严肃穆，又有雅俗共赏精彩词句，这种“大众佛教”的仪式深受客家大众的欢迎，几百年来（除“文革”期间），在客家及周边地区长盛不衰。

“香花派”在举行忏悔法会和超度法事时有独特的形式。佛教“丛林派”在举行法会和超度法事时一般以念三卷经（阿弥陀经、拜忏经、往生咒）为主。而“香花派”则以说唱“香花”为主，念佛经、颂佛号为辅，加之禅器表演，有一整套相对规范的表演程式。

客家佛教仪式为什么叫做“香花”？在佛典《大疏演奥钞卷一》中，这两个字并不组成一个名词，而是单独解释：“香”为精进之义；“花”为万善之行（见《佛光大辞典》1825页）。“香花”由此可解释为：精进万善之行。俗家可说为“精修善法，精进善举”。因此，客家佛教的“香花”一词就不是常语所说的香火鲜花，或芳香的鲜花。把“香花”一词作为客家佛教仪式的概称，既有佛教的哲理，又有大众化的理义。

2. 香花形式

香花仪式分唱、念、做（禅器表演）三种。唱，指唱香花歌词；念，指念佛经颂佛号；做，指用禅杖、铜钹作为表演器具，在佛事现场表演。三种形式交叉进行，但用铜钹表演的“打钹钹花”因表演技术要求，则需要在白天和较大的场地，其余项目全在佛事场举行。

3. 香花曲调

佛教初传汉土，僧人以译经为弘法大义，没有将佛曲（梵呗）同时传入。梁《高僧传 卷十三 经师论》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文有译，梵响无授。”

我国有梵呗，相传始于三国曹魏时期的陈思王曹植，感鱼山之神应，乃依经撰词谱曲，摹制梵声，此为汉土梵呗之嚆矢也。梁《高僧传 卷十三 经师传》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天乐之神——作者注）之瑞响，又感鱼山（今山东省东阿县内——作者注）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由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龠（帛法桥、支昙龠——作者注）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据唐《法苑珠林 卷三十六 赞叹部第三》载：“魏时陈思王曹植……世间艺术无不毕善……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后世亦有孙吴时期的西域僧康僧会、宋代真歇、择英、明代朱宏等僧俗信众制作佛乐，连大文豪苏轼也制作有《水陆法像赞》，明朝永乐十五年，永乐皇帝下诏“敕制”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名称歌曲》五十一卷。

佛乐流传既广，遂有南北之殊，南方佛乐与当地音乐融汇发展后，柔和婉转，而北地佛乐则刚劲朴直。《高僧传 诵篇论》云：“原夫经传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兰（竺叔兰，西晋河南人——作者注），始有声而宣剖；南惟僧会（康僧会，孙吴康居国人——作者注），所曲韵于讽通”。然仅江南一地，也有刚柔之别。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唱腔则近刚劲（名为律腔）；常州天宁寺则近柔和。

这些都是中土梵呗的佛乐，海内外奉为圭臬。

粤东潮（汕）梅（州）地区“丛林派”寺院法会佛曲多为“禅和板”。“香花派”寺院举行法会时多用禅和板，而举行超度佛事时，则用香花板。古称学禅之衲子为“禅和子”，僧具六和之意，故曰“禅和”，亦泛指专事修持之僧侣。

“禅和”亦作“善和”，潮梅音中，二字音同，唯平仄轻重而已。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杂事》卷四》谓：佛世有罗汉名善和，作吟讽声赞颂经法，其音清亮，上彻梵天，时有无数众生闻其声音，悉皆种植解脱分善根，乃至傍生禀识之类，闻彼声音，无不摄耳听其妙音。如胜光王乘白莲花象经逝多林外，象闻善和尚诵经声，心生爱乐，不肯前行。御者无法，及诵毕，象乃摇耳举足而行。佛陀常于众弟子中称赞善和比丘诵经音声，在所有弟子中声音第一（“声闻第一”），故后人以“善和”二字称此佛曲为“善和板”。

禅和板佛乐是大乘佛教音乐的主旋律乐曲。据考证，禅和板自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惠（州）潮（州）嘉（应州）道”道台庞屿延请罗浮山“华首台寺”法师、曹洞宗第三十一世传人密因和尚到潮州“开元寺”时传带至潮、梅地区，故又称禅和板为“开元板”。

禅和板是一个完整的佛乐唱腔系统，它有上百首乐曲，其中有些是一词专配一曲，有些是一词可配用多曲，更多的是一曲套用多词。在套唱中，曲随词变，甚为灵活。所以在法事中，禅和板可以变化无穷，运用自如，顺应大小法事的需要。

禅和板唱腔包含着极其浓烈的广东地方音乐风韵，是民间音乐宝库之一。据考证，禅和板起源于广州地区，后在粤东地区流传，经过几百年的传唱融通，具有了粤东潮、梅地区民乐风味，成为一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佛乐精品唱腔。它秀丽优美而不妖冶佚荡，平缓悠扬而非萎靡不振。它以规整有序的节奏，典雅优美的旋律，加上那深含人生哲理的唱词，所以无论唱咏或听闻

佛乐，都能令人心旷神怡，飘飘若仙，消除识藏中的恩怨烦恼。

佛乐向来靠僧尼和信众们口口相传，代代继承下来，他们凭唱词学唱，没有谱本，用心记忆曲调。这种方法，是我们传统的“口传心授”法，这也是东方心灵学系统相配合的一种承传方法。有人认为“口传心授”是一种原始落后和不科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偏见。自古以来，不论东方西方，曲随心出，心有所感，情动于中，冲口而出者，是为歌曲。佛乐之所以承传无谱，与佛陀当初弘法“不入文字”的“拈花一笑”心悟传法是一致的。客家香花的曲调，几百年来从未有寺院谱本见世，据了解，民国初年，城东三坑里（现梅县广益中学侧）有一间保善堂，由尼师阿欢姊当家，为了普及香花佛曲，长期请僧人口教“斋姊”唱香花腔，直到临解放才中止。约在1946年间，梅县城北五里亭中村有一位音乐教师叫陈观吾，对香花佛曲非常感兴趣，每随僧尼到佛事现场听唱记谱，后整理出一套香花乐谱，并配上唱词，手抄成大张纸悬挂于其住室，以教人咏唱为乐事。约在1947年曾由陈观吾牵头成立过“佛乐团”，专事演奏香花佛乐，不到一年时间即行解散。后有善信曾手抄一份，据云为城北“禾仓崇灵鹫寺”横山堂派的释彰文法师带出泰国。后有一位香花痴迷者陈彦荣在解放前记下一份香花谱本，并油印送到街头书店转卖，现在所见甚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开展“三套集成”（即民歌、民谚、民间故事）时，由梅县文艺人员根据僧人口唱的香花旋律记下简谱，整理了一部分香花曲谱，这是“文革”后最早见于世间的香花谱本。2005年5月，笔者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哈尔滨大学音乐教授关杰到梅州采访梅县木偶剧团邓学良团长时，其出示了一本香花简谱，据邓说是他一个池姓朋友从地摊上拣来送给他的。经考证，这本曲谱正是陈彦荣所记。经验唱，与传统香花旋律无误，但与“三套集成”所记简谱出入较大，可见“三套集成”谱本已为文艺工作者所改造。

佛门向谓应付世俗佛事为“做香花”。古语云：借他人香花，

修自己福慧。在粤东，香花板又称本地板，可见此香花板为客家地方所有。至清乾隆年间，当地始有禅和板传入。至民国初年传入的还有江浙一带的“丛林派”佛乐，当地人称为“外江板”，外江板在客家地区没有流传开，只在潮汕地区还有流传。

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追索“香花板”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佛乐明朝以前就在本地流行，明万历年间举人，兴宁籍高僧何南凤创立“横山堂”，整理香花唱词时，就依据香花曲牌撰词组章，所以说，香花板是客家地区流传最久远的佛乐唱腔。

香花曲调来源何处，目前有五种说法：

一是历史流传说。认为此曲系唐、宋“俗讲”经师流传下来的，不是客家自有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只有少部分。

二是来源汉腔说。香花曲调有部分与当地流行的广东汉乐、汉剧曲牌相同，特别与提线木偶中汉腔小调旋律有类似的地方，因此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来源于汉腔。“广东汉剧是以粤东、粤北和福建的闽西、闽南为主要活动地区，源于清雍正、乾隆处间在广东活动的外江‘徽班’，后逐步发展到大埔、梅县、兴宁、丰顺等地”（蔡小驹主编《梅州要览 广东汉剧》）。传入梅州的时间不过270多年的时间，大大后于何南凤系统整理香花的时间，因此它的主体旋律不可能参照当时尚未流行，而且还没有被客家大众所熟悉的汉腔。倒是汉腔有参照香花佛曲的说法：“广东汉剧是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声腔，以普通话（中州）为舞台语言的戏曲剧种。它的音乐以客家民间音乐、中军班音乐、庙堂音乐、佛曲为基础，结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梆子曲，具有朴素庄重、温柔醇厚、儒雅舒缓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同上）

木偶戏（提线木偶）也是梅州较有特色的戏曲之一。据考证，“提线木偶戏自清末从福建流入粤东地区已有百余年，……”（同上）。它的唱腔“二黄、西皮、大板”与汉腔相同，其著名的“傀儡腔”如“猜调”、“拆字歌”等曲调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梅城“乐尧天”提线木偶班主谢发“在吸取客家民间小调精髓的基础

上,发展创造出来的”(谢永昌《梅县木偶剧的今昔》)。如果说“傀儡腔”与香花腔调有相似的地方,也只能理解为“傀儡腔”套用或参照香花腔调。

三是来源闽西南戏曲说。根据是香花板曲调与客家民歌曲调主旋律不相同,在唱词的处理上也不大相同,它的音调旋律类似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佛曲,与闽南戏曲风格相近,且在香花唱词中,因曲调需要而要加进一些衬音字,如“唔、哩、个、哦”,如同客家山歌中加进“哎、哟、个、哪、呐、瓦、啊、哩”等虚音字一般。但在客家山歌中没有“唔”的衬音字,只有在闽南戏曲中才有。另外在唱词语气断句上,与客家民歌的演唱手法也不相同,如一首四句七字的山歌中,客家山歌的唱法是四句都有拖腔,可以加入衬字虚音,如:

松口行上(哎)甘露(哪)亭(喏),甘露亭中(哪)等情人(呐),日里等来(哟)添饭(哪)碗(呐),夜里等来(哟)共头(啊)眠(喏)。

但在香花唱段中,有些唱段二、四句在后五或后六个字里拖腔,并重复唱二、四句后四个字,如在《开光》第二段中的“长七字”最有代表性:

黄昏(尔)时景最(呀)清(哪)幽(哇),画(喂)阁才(呀系嘿呀)开动(呀系)玉动玉楼(喂系哟呵嗨呀),萤火(喂)照(窝)开(呀)青(呀)草(喂)面(哪),毫(姆)光灼破(系呀嘿系呀)破碧(系)云碧云(哪)头(喂系哟呵嗨呀)。

这种后五、六个字拖腔重复后四个词的唱法是当地民歌中所没有的,但在闽西南戏中却较为常见。由此可以说香花板与闽西南地方音乐有关。由于地域的关系,粤东地区历史上就一直与闽

西南和赣南关系密切，客家人基本上是从闽西南和赣南一带迁入，在迁入前一般都在当地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如同把原乡黄河流域的文化和技术带同迁徙到闽赣之地一样，也把闽赣之地的民歌戏曲带到粤东，这并没有什么疑义，现在的广东汉剧也就是客家人从其它地区师承过来的。客家地区佛教的传播路线也与香花的传播路线相同，早在一千多年前，唐朝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32年），福建沙县僧人潘了拳就从闽中来梅州弘法度生，开创了著名的阴那山“灵光寺”，此后还有僧人陆续循此道从闽、赣之地南下，香花佛曲亦随缘而在粤地流传，此不足为怪也。

四是来源客家民歌说。根据是香花唱词与客家民歌一样，基本是客家口语化，且在香花曲调中有些与客家山歌、客家五句板曲调类同，如香花中《怀胎调》、《寻夫曲》、《四季歌》等，与客家小调类同，香花《十拜》、《把酒歌》与客家五句板旋律类同。

五是融合说。根据是香花唱词即是历史文本“变文”、“宝卷”与客家民歌融合的产物，香花曲调为什么就不是如此产生的呢？况且在香花曲调中，其主体旋律既有客家民歌、也有汉、闽戏曲有踪影，那就应该理解为：香花的主旋律为历史上“俗讲”经旋律，到了客家地区几百年后，融进了一些客家民歌、汉调、闽曲的腔调旋律，形成了今天的“香花佛曲”。

客家“香花”表演过程中，有唱、念、诵，大部分念、诵在外行人听来都好像和唱佛曲一样有乐韵。分别唱和念诵的方法是：凡以打击乐器相配和的，是为唱。没有用打击乐的，再好听的乐韵也是念或诵。演唱过程伴奏的主要乐器有：木鱼、钟钵、磬、大小钹、大小鼓、锣、尺等，有些请了“和杆”（八音吹奏乐手）的，在僧、尼演唱时，以唢呐和之，其旋律热烈昂扬，跌宕爽捷，富有灿烂活泼之趣。佛曲则徐缓哀婉，曲折多姿。其鼓、板、木鱼等敲击之用法，皆基于流水板及四拍板而作各种变化，鼓用双槌，较禅和板之用单槌更为复杂多彩，绚丽可观。其《金刚宝卷》及海上本之《瑜珈焰口施食起止规则》（即京津所奉之焰口本），